

# 雅人有癖

## 近代奇人點將錄

(中)

● 李遠榮

### 章太炎創五無怪論

#### 裝瘋責傻只服孫文

章太炎外號「章瘋子」，這是因為他的行為奇怪而不同於常人。這位國學大師傲岸自恃，睥睨一世，曾以中國文化總統自任，慨嘆：「上天以國粹付余……惟素王素臣之跡是踐。」他的孤傲與固執，無人能與匹敵；平日的怪論實在多得不可勝數，以「五無」最為突出，也最為荒誕。

章太炎十三、四歲就讀完了「東華錄」；了解清廷及其文字獄，濫殺賢良之士，在他幼小的心靈中，深深地種下了對滿清仇恨的種子。光緒二十九年，因「蘇報案」，被囚禁三年，對滿清更加仇恨。出獄後便東渡日本，在留日學生歡迎會上，發表演講，闡述民族的感情，回顧了中國的歷史。他指出，許多中國古代人物的事跡，便是中國民族思想的根源。他十分推崇明末遺老顧炎武等鼓吹的反滿思想。他所編的『民族』，時常

發表排滿文章。

由於章太炎的思想久被壓抑，憤世嫉俗，不能自己，便產生了所謂「五無論」：

一曰無政府，以免種族之爭；無錢幣，以免階級之爭；無兵器，以絕相爭工具；無牝牡相交，以免愛情之爭。

二曰無聚落，使農工士均為游牧體，使膏腴、溫濕地區與苦寒貧瘠地區之人疊相遷變，以破樊籬而杜爭端。

三曰無人類，從「斷人道而絕其孳乳」入手；無人類自亦無政府及無聚落一切之爭。

四曰無衆生，在人類絕滅之後，可自由進化而再生，即屬微生物亦不存在，世界自可安然。

五曰無世界，世界為人類及衆生所依恃與見證，如無人類與衆生，世界等於不存在。

上述怪論無疑是想促使宇宙的毀滅，而決不想要促進民族思想，自不可取；他也因此與孫中山的基本思想大相違背。章太炎離

開同盟會搞起了光復會。孫中山有容人之量，他個人對章太炎並無芥蒂，而且一直是舊情難忘。以後，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，任章太炎為秘書長，更顯出孫中山的寬宏大量，乃一曠世偉人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年），日本政府根據清廷慶親王奕劻的請求，將孫中山驅逐出境。當時，同盟會勢力已經很大，日本政府為了避免「驅逐」之名，便以外務省次官的名義，設盛筵為孫中山餞行，並贈送一筆錢，共七千元；東京巨商鈴五久五郎也贈款萬元，勸孫中山自行離境。黃興、章太炎、張繼、宋教仁、汪精衛、胡漢民等同盟會重要骨幹，都出席了這次宴會。孫中山只得偕同黃興、胡漢民等離開日本，遠走越南。不久，章太炎對此卻帶頭大加非議，抨擊孫中山以革命名義斂財，引起一些人對孫中山的不滿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年）九月，章太炎、陶成章等又以籌款用款為由，在日本對孫中山進行攻擊，寫了『偽民報檢舉狀』，指

責孫中山「背本忘初，見危不振」，「懷挾巨資，幹沒可知。」宣統二年二月，章太炎、陶成章又在東京成立光復會本部，並分任正副會長，在東京與南洋等地和同盟會鬧分裂。

後來，孫中山在美國給吳稚暉的信中，對此事曾說：「陶之志猶在巨款，不得，乃行反噬；而章之數，則不過數千，不得，乃以罪人。」又說：「以我為攫利，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之前，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，固優勝之地位也。……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間，而藉革命以攫取他人四、五萬之資，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，每年所得亦不止萬餘元，此固港粵人人所共見也。」

辛亥革命後，章太炎回國不久，譚人鳳等打電報向他徵詢擴大革命黨的意見，章竟然宣稱：「革命軍起，革命黨消，天下為公，乃克有濟；今譚來電，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，是卻以一黨組織政府。若守此見，人心解體矣。諸君能戰則戰，不能戰，弗以黨破壞大局。」這種謬論，當時對革命黨人的打擊很大。更有甚者，他還對孫中山加以攻擊，曾說：「孫中山，論德，不及汪精衛；論功，不及黃克強；論才，不及宋教仁。」

後來，章太炎又組織共和黨，與黎元洪、程德全、張謇等在一起，把革命黨、立憲黨、中立黨熔於一爐；要宋教仁等選擇同盟會中的穩健分子，集為政黨，變名更署，與

同盟會分離。攻擊南京臨時政府是「一黨專制」、「奸佞在位」、「私鬻國產，侵牟萬民」。當在南京的四川籍同盟會員舉行烈士追悼會時，章太炎竟送了這樣一幅對聯：

「群盜鼠竊狗偷，死者不瞑目；  
此地龍盤虎踞，古人無虛言。」

儘管章太炎對同盟會的革命黨人和孫中山多次抨擊，進行分裂活動，使革命事業受過損失，孫中山總理卻胸懷廣闊，度量恢宏。寬大為懷，不記前嫌，而且能夠量才錄用。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，還提名章太炎任教育總長，可惜當時這個提議在參議院未能通過。

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政府大元帥時，特任章太炎為秘書長。護法戰爭時，孫中山又特派章太炎為代表，前往雲南游說唐繼堯參加護法行列。這一切，足以說明孫中山的偉大風範，獨邁前賢，不愧是一代完人。孫中山逝世後，章太炎曾說過：「先生做事，抱定奮鬥精神，艱苦卓絕，確為吾黨健者。」這也許是章太炎一生中的深刻體會，一句出自肺腑之言。

## 大鬧袁世凱總統府

章太炎的外號叫「章瘋子」，當時有人為此還專門寫了文章。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說：「有一次，章太炎從同孚路同福里寓所，坐黃包車到三馬路舊書店去買書。從書店出門回家時，章太炎又坐上一輛黃包車，指

著車夫，叫向西面走。車夫按照他的話，向西走了好多路，問他：「先生，你究竟要到那裡去？」章說：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瘋子，你只要拉到章瘋子的家裡就是了。」車夫無奈，只好仍舊把他拉回舊書店，讓他另行想辦法。一個書呆子，年紀大了，一時想不起自己住處的路名，那種情況也可能會有的。

在朋友中間，張繼就常說他是「裝瘋子」。太炎對親近的門人，也承認這一點，他說：在有些場合，他確實是「故意裝瘋」，作為遁世的方法。此外，馬君武也常稱章太炎為「章瘋」，稱曹亞伯為「曹瘋」，當然也只是老朋友調侃的意思。

章太炎「裝瘋」，以大鬧袁世凱的總統府最出名。前輩專欄作家徐一世在「章炳麟被困北京軼事」一文中說：「癸丑（民國二年）年秋天，章太炎新婚剛度完蜜月不久，應共和黨召集，由上海抵達北京，便被袁世凱扣留，一直到丙辰（民國五年）年，袁世凱去世，才得以恢復自由而南下。其間軼事，饒有趣味。」表現他大鬧總統府的喜劇「紀念碑」（民國三年十一月出版，寫民國二、三年間的政聞，以諷刺袁世凱為主。作者署名「瀟隱」，可能是一個國會議員，文筆極好）的第八回「章瘋子大鬧總統府」這樣描寫道：

……民國三年的新年代，正月初七日，下午傍晚的時候，總統府新華門內，忽聽見

吵嚷的聲音；隨後數十名士兵，擁著一個人走出門來，又將那人推進馬車中，前後左右都被士兵團圍住，押往憲兵教練所去了。

……細細詢問起來，才知道，抓的是個瘋子，他老先生這一天忽然高興起來，於清晨八時趕赴總統府，請求謁見總統。他身穿一件油烘烘的羊毛皮襖，腳踏雙土埋了似的破緞靴，手擎著一把白羽扇，不住地揮來揮去；還有光華華的一件東西，叫做什麼勳章，不戴在胸襟上，卻在拿扇子那隻手的大姆指頭上提著……斜斜歪歪地坐在總統府招待室裡頭一張大椅子上，那種倨傲的樣子，無論什麼人他都不放在眼裡。諸位試想，總統府是何等尊嚴的地方，凡請求總統接見的人，是何等禮服禮帽，畢恭畢敬的樣子。當看見那些進總統府的官吏們，都是蹣手蹣腳，連大氣都不敢出一口；往來的人雖多，那種肅靜無嘩的光景，就像沒有一個人一樣，那見過這個瘋子這樣的怪物呢？不消說，傳達室的人一回報，袁總統自然是拒而不見了。這個瘋子真是有點古怪，越說不見他，他偏要請見。直等到天色已晚，他不但不去，還要搬鋪蓋進來，在此處住宿。正巧，他聽見傳達報告說大總統接見向瑞琨次長，便發起怒來：「向瑞琨一個小孩子，可以見得，難道我見不得嗎？」他自言自語。越說越有氣。索性大罵起來。衛兵請他低聲些，他卻怒斥衛兵無禮，摔碎茶碗向衛兵投去。開始，衛兵見他提著一個光華華的東西，思量著他

也許有些來頭，也不敢計較，只得由他去鬧。隨後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命令，如此如此，衛兵們就把他像拿小雞似地從招待室裡拿了出來，並拿進馬車裡去，一溜煙就送到一個地方，把他入了囚籠了。他姓章號太炎，浙江餘杭人；講起舊學來，無人不佩服他，不過因他舉動離奇，一般人還叫他章瘋子。從此以後，章瘋子被囚禁了很長時間，由憲兵教練處移囚到龍泉寺，又從龍泉寺移囚到徐醫生家。這都是後話。且說章瘋子被囚禁後，也有許多人營救他。有一個人曾轉求袁總統最親信的張秘書說：「袁總統挾有精兵十萬，為什麼要畏懼一個書生，而不使他恢復自由呢？」張秘書瞪大眼睛說：「太炎的文筆，可橫掃千軍，也是很可怕的東西啊！」所以太炎被囚禁了。人人都說他沒有被釋放希望，因為都深深懂得當道者的意思……

### 劉半農主講音韻學

#### 為章面斥不懂漢語

章太炎學有專長，古書看得多，所以滿腹經綸。劉半農雖然力圖上進，但因興趣太廣，據後人評價，其國學方面是不如章太炎之深厚。劉半農為常州中學出身，英文程度相當好，人極聰明；到了上海，加入「鴛鴦蝴蝶派」及「禮拜六派」文人行列。商務印書館「小說月報」主編譚鐵樵為常州人，劉

半農祖籍江陰，屬常州府，與譚有同鄉之誼，所以譚對劉頗加照顧。只是譚認為劉的國文根基太差，囑咐他向閩人王新命請教。其時尚為「劉半農時期」，直到後來經成舍我函介，與「新青年」雜誌主編陳獨秀聯繫上。北上之後，便展開了「劉半農時期」光輝的一頁。但他對周作人承認，那時他穿了「魚皮鞋」，顯然是一派「上海浮滑少年」的模樣。劉半農替賽金花寫傳（由其學生商鴻達執筆），章太炎說他想借賽金花的名字來炫耀自己，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，就是「打知名度」。陳獨秀在獄中時，曾對同獄的人笑劉半農在巴黎大學講音韻學，只好騙騙法國人。原來陳獨秀是研究「小學」的，「小學」即文字學；要認識古字，念出正確讀音，自然也連帶到音韻學了。陳獨秀對劉半農是相當了解的。照他的話看來，劉半農起初的「膚淺」，可能也是事實。

周作人在「北人感舊錄」中談到劉半農，開頭便說：「講到胡適之，令人想起劉半農來，這不但是因為兩人都是博士，並且還是同年的關係。他們是卯字號的名人，這事上文已經說過了。劉半農因沒有正式的學歷，被胡博士他們看不起，雖然同是文學革命隊伍裡的人。半農受了這個刺激，所以發憤去掙他一個博士頭銜來，以出心頭的一股悶氣；所以後來人們叫他們博士，其含義是有區別的。蓋一是積極的博士，一是消極的也。」周作人在其他文章中，常自認為「法國

的國家博士」，也帶有譏諷之意。民國二十三年，劉半農去世後，九月十四日在北大舉行追悼會上，周作人被推為致詞人之一，他說了如下的一段話：「半農有兩種好處，其一是半農的真。他不裝假、肯說話、不投機、不怕罵；一方面都是天真瀟灑，對什麼人都無惡意。其二是半農的雜學。他的專門是語音學，但他的興趣很廣博，文學美術他都喜歡，做詩、寫字、照相、蒐書、講文法、談音樂。有人或者嫌他雜，我覺得這正是他的好處，方面廣，理解多，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。」我們常說蓋棺定論，周作人的評價是正確的。

章太炎的門生陳存仁是著名中醫師，但對文學亦很有興趣，曾對「三保太監鄭和和西洋」作了詳盡的考證。

當時劉半農專程從北平到上海，訪問國學大師章太炎，請太炎發表對白話文的見解。章劉二人有十分精彩的對話，陳存仁當時在旁邊照料，並事後作記錄，還寫成了文章，發表於雜誌上，茲把他這篇文章的精彩部份節錄如下：

我在上海章太炎老師家中，向來是早晨六時或六時半必定到他家。他早已起身，我為他打理一切雜務之處，常常立在他旁邊聽訓。他習慣喜歡問長問短：讀些什麼書？寫些什麼稿？接著便問外面又什麼新聞？要我講給他聽？因為他只看幾種報紙，其餘書刊概不過目，因此，我常常講些時事或文藝界

消息給他聽，他聽後覺得津津有味。有一次我告訴他，北京大學的白話文運動當中，有一位教授，也就是此中健將，名劉復，字半農。他發出一種論調說：「文言文是死的文字，什麼人寫文言文，就是死人；白話文是活的文字，凡寫白話文的就是活人。」這幾句話，簡單明白，竟然流傳全國，成為劉半農的名言。劉半農的名氣，也從此舉世皆知。其實我找到劉半農的舊作，原來也是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家。那時的署名叫劉半「儂」，這個「儂」字，一望而知是有著濃厚的鴛鴦蝴蝶派氣息。不過，此人留學法國回來之後，進了北京大學，竟然舉起白話文運動的大旗，算是此一運動中的急先鋒了。

我把劉半農的情況告訴章師，章師聽了連說：「你講下去，講下去，這個劉半農是什麼出身？」我答說：「那倒不知其詳，不過在一些蝴蝶派刊物中看到的，他的見解也未見突出。」章師說：「啊，那末他的國學根底也有限得很，比了我的門生周樹人（魯迅）、周作人（又號知堂）差得遠了。他們兩人早年譯《域外小說集》，雖是白話文，但是一望而知對文言文是有相當根基的。劉半農有什麼出版的著作物，你找些來給我看看。」我說：「劉半農只是在北方的報紙上寫些短文，濫罵文言文是有的；正式的著作物，只有一本《賽金花本事》，還沒有出版；報上有些零星的記載，我曾剪存下來，可以請老師過目（原注：此書在劉半農逝世後

，始由其弟子商鴻達出版）。」隔了三天，老師看了這些剪報，對我哈哈大笑說：賽金花說的話，許多都是胡說，全是編造出來的，不能稱為第一手資料；不過劉半農他利用賽金花的名字來炫耀自己而已。」

隔了不多時，劉半農到上海，報紙上的新聞說他要訪問章太炎。我想劉半農又想借重國學大師來出風頭了，於是「早就把這個消息告訴老師。師母湯國黎女士也在旁邊，她對老師說：「如果劉半農真的來訪問你，你千萬不要生氣，更不要執杖以擊之。」章師點頭微笑，好像山人自有妙計一般。只說：「要是劉半農來的話，存仁你要陪著我，即使你在丁甘仁老師家寫藥方，師母也會打電話給你。你一定要請假馬上就來，因為師母畢竟是婦道人家，有些地方是不便出面的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到了次晨，我在章師家盤桓了一陣，就到丁老師家寫藥方。剛到十時，章師母的電話果然來了，師母說：「姓劉的來了，你快向丁老師請假，即刻來我家。」請假時丁老師面有愠色，我說：「這是章太炎老師家來的電話，」丁師聽見章太炎三字，便不再出聲，只叫我快去快回。

我從白克路趕到同孚路，不過十分鐘。進門已見到劉半農及其他三個人，還帶了附有鎂光燈的三腳架照相機，坐在客廳內；章老師在閣樓書齋，尚未下樓。我一到之後就接了劉半農等的卡片，去請章老師下樓。我一看章老師這天的衣衫，甚為整潔，施施然

緩步而下，坐定後，很客氣地與訪者寒暄，他說：「我肺部有病，聞到鎂光的氣息，鼻病必大發，最好請你們將照相機收好。」劉半農本想要和章師同拍一張照，經章師一說，我立刻著他把照相機收拾起來，他不得不從命；這是劉半農大失所望的第一件事。接著劉就問章師對白話文的見解如何？章師說：「白話文不自今日始，我國的《毛詩》，就是白話詩。歷代以來，有白話性的小說，都是以當時的言語寫出來，寫得最好的是《水滸》、《老殘遊記》等，甚至有用蘇州話寫的《海上花列傳》。但不知你們寫的白話文，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？」劉半農侃侃而談說：「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，國語即是北京話。」章師聽了哈哈大笑，問劉半農：「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？」劉半農不加思索答說：「是中國明清以來，京城裡人所說的話。」

章師就以質問的口吻問劉半農：「明朝的話有什麼考據？」劉呆著無詞以對。章師就用明朝的音韻，背誦了十幾句文天祥的正氣歌，其發音與北京話完全不同；接著說：「現在的國語，嚴格的說來，含有十分之幾的是滿洲人的音韻，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。」這番話說出，劉半農更呆住了好久，說不出一句話來應付。章師又說：「如果漢人要用漢音，我也可以背誦一段漢代音韻的文字。」說完他就背誦了兩首漢詩，許多字的音韻都與現代不同。他又問：「你知

不知道現在還有人用漢代音韻或唐代音韻來講話的？」這時，劉半農本已聽得呆若木雞，這一問他倒振作起來了，便說：「現在哪裡有人用漢音來說話？」他說得好像振振有詞的樣子。章老師說：「現在的高麗話，主要是漢音，加上唐朝的唐音、朝鮮的土話和外來話，即是今日的高麗話。還有日本話，主要的中國字，稱為漢字，即漢音；其餘的聯綴詞、日本各地的土音、又加上近代各國外來話，就成為現在的日本話。日本人的發音，各處不同，以東京為正宗，漢音也最準。各道各縣的發音，連東京人也聽不懂，這是你劉半農先生不研究《小學》，不研究《音訓》，不曾研究過《說文》，所以你聽了我的話，可能會覺得很奇怪。」劉半農面有赧色，無詞以對。

## 林琴南劍術造詣深

### 書齋被目為造幣廠

中國翻譯界前輩，以翻譯「巴黎茶花女遺事」而名動一時的林紆，字琴南，號畏廬，又號冷紅生，福建閩侯人，學者稱閩侯先生，他之所以取冷江生為號，據其自傳「冷紅生傳記：「所居多楓樹，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，自號曰冷紅生，亦用志其癖也。」

林琴南幼年苦心研讀，手不釋卷，經常挾書夜讀，終卷始寢。他的文章受「左傳」和「漢書」的影響很深，宗法桐城，是清末

的古文學家，福建舊俗，有人活著就置辦好棺材，這做法被稱之為「康壽」。林琴南小時候就常坐在棺材旁苦讀，並題詞道：「讀書則生，不則入棺。」足見他認真讀書的巨決心。

這位一生翻譯一百多部小說的翻譯家，竟然是一個完全不懂外文的舊式文人。林琴南不單是不懂法文、德文、連英文、日文也完全不懂，他翻譯小說，都是與精通外文的人合作，由他人口述，再由他潤飾而成。

林琴南除文名甚著之外，也長於書畫，只不過其詩畫之名被翻譯之名所掩蓋而已。他有兩首題畫詩，頗為當時人們所稱重：「夾岸桃花似渥丹，漁郎清曉回春寒，仙源不盡非無意，正面文章著筆難。」「老樹無聲水不煙，危峰一日欲窮天，任他徹骨寒威重，不倒衰安臥榻邊。」

林琴南除大量翻譯小說外，又致力於繪畫。在他書齋中，置有兩張桌子，一高一低，高的用來繪畫，低的用來寫文章。他除了飲食起居以外，便忙於動筆，月入萬金；他的朋友陳陶遺戲稱他的書齋是「造幣廠」。

林琴南還精於擊劍之術。民國十年，正逢他七十壽辰，他的弟子都登門道賀。他興之所至，談到一段往事說，他曾提劍入山，遇見三個土匪向一老翁行劫。路見不平，他便拔劍相助，以一敵三匪，終於打退土匪，替老翁奪回財物。說到這裡，就情不自禁地在室內劍匣中抽出一口利劍，翩然起舞；只

見寒光旋轉，觀者無不稱贊叫絕。

在「戊戌變法」之前，林琴南是個改良派，主張向西方學習；但辛亥革命以後，卻又頑固守舊，甚至以前清遺老自居。據說光緒曾御筆親書「卓絕不俗」四字匾額賜給他，他感到無比榮幸，因而對光緒有特殊好感。光緒死後，林琴南曾十謁崇陵，叩頭流涕，以示不忘知遇之恩；曾預立遺囑，死後墓碑上必須有「清處士林紓之墓」，以示不忘故君。另一說是民國十一年，宣統書「貞絕不俗」四字匾額賜之，並賜袍褂料，林紓曾記述這件事：「一日不死，一日不忘大清；死必表於道曰：『清處士林紓之墓』，以示臣之死生，因與吾清相始終也。」他的門人在他死後百日，贈他謚號為「貞文」。

在新文化運動中，胡適等提倡白話文，林琴南採取敵對態度。他除了在文章中進行攻擊外，竟然在『新申報』上撰寫小說『荆生』相辱罵；利用小說人物田其美、金必異、狄莫，分別影射陳獨秀、錢玄同、胡適三人。因林琴南在新文化運動中抱殘守闕，頑固不化，錢玄同譏諷他為「桐城餘孽」。

林琴南善妒嫉。他在『冷紅生傳』中說：「……少時見婦人輒蹣跚隅匿，曾力拒奔女，嚴關日捍；嗣相見，奔者恆恨之。迨長，以文聞名於世，讀書蒼霞洲上，洲左右皆妓寮，有莊氏者，色技絕於一時，貧緣求見，生卒不許。鄰妓謝氏笑之，偵生他出，潛投珍餌，館童聚食之盡，生漠然不聞知。一

日群飲江樓，座客皆謝舊呢，謝亦自以為生既受餌矣，或當有情，逼而見之，生遂巡去，客咸駭笑，以為詭僻不可近。生聞而嘆曰：「吾非反情為仇也，顧吾褊狹善妒，一有所婢，至死不易志，人又未必能諒之，故寧早自脫也。」林琴南認為，即使是與妓女相婢，也要她終身相從，否則，就乾脆拒絕，以免產生妒嫉之心。

上面所說的妓女謝氏，名蝶仙，貌美多才，能作五七言詩，對林紓非常仰慕。當時正值林琴南中年喪偶之際，便托人相約，情意拳拳。林以自己善妒之故，未敢赴約。林妻生前有一個丫環，嫁給吳姓木匠為妻；一次，木匠在謝寓修理門窗，偶然談及與林家的關係，蝶仙便托木匠帶一個盒子送給林。

林琴南打開一看，見裡面是四只柿餅，其中一只好像被咬過，留有齒痕，而且帶有脂香。林大為驚異，問知是蝶仙所送，就大笑而罷。不久，蝶仙又送鮭魚給林。季節之初，妓女以鮭魚贈恩客，是福州娼門規矩，林收到鮭魚，便請友好共賞，說是蝶仙所送。友輩都勸林接納謝氏的情意，但林琴南經過深思熟慮，還是斷然拒絕，並贈蝶仙詩云：

「不留夙孽累兒孫，不向情田種愛根，綺語早除名士習，畫樓寧負美人恩。」後來，蝶仙嫁給一個茶商，兩年後病故；

林琴南又寫了一首詩：

「水榭當時別謝娘，夢中彷彿想啼妝；魂來若過西江道，好認臨門玉茗堂。」

對謝蝶仙寄托了纏綿悱惻之情。

民國十三年，林琴南病卒，享年七十三歲，這一年元旦；他在門首寫了一幅對聯：「遂心惟有看山好，涉世深知寡過難。」

### 袁世凱稱帝籌安會

#### 嚴復名登黑榜有愧

民國四年，為袁世凱鼓吹帝制的籌安會「六君子」中，有一個嚴復，字幼陵，又陵，又字几道，福建侯官人。他十四歲就以第一名考取福州船政學堂，後赴英國留學，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。回國後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，後又升任總辦，任職達廿年之久。嚴復所譯西方名著甚多，他學貫中西，與辜鴻銘、林紓均為一時文壇之雄，為士林所敬仰。

嚴復參加籌安會是由袁氏父子直接點名；袁世凱夢想稱帝，很想網羅一些在當時較有名望的社會賢達贊助鼓吹。起初打算拉拔梁啟超。是年一月，梁啟超應袁克定之邀，到北京湯山赴春宴，還有楊度在座。席間賓主漫談上下古今，袁克定問梁啟超：「近來議論紛紛，都說共和制度不合我國國情，對此卓如先生有何高見？」梁啟超聽出袁克定話中有話，很謹慎地答道：「我生平只研究政體，很少涉獵國體。」宴罷回家，梁啟超細細回味袁克定的話，再結合袁世凱近年來的作為，意識到袁氏是妄圖搞帝制；他不願



捲入漩渦，就移家天津，自己則南下探父去了。

失去了在文化界頗有聲望的梁啟超，袁氏就想找嚴復來代替，派楊度多次到北京西城舊刑部街嚴宅去找他。楊度首次訪嚴，並未深談，略致寒暄便告退。第二次訪嚴，楊度從遠處著墨，說他最近交了好運，賭錢則贏錢，做生意也有賺錢，現在正想邀幾個朋友組一家合股公司，一定可以發一筆財。嚴復不解真意，未置可否。第三次，楊度單刀直入說：「我國幅員廣大，如欲統一全國，必須中央集權；我們想組織一個研究團體問題的學術團體，望你加入為發起人。」嚴復說：「稱王稱帝，不妨好自為之，何必多此一舉。」楊度又說：「一切政治改革，都須根據學理而行，你是才德俱隆之士，對國家大事豈能袖手旁觀？」嚴復淡然答道：「如

組織學術團體，我可以加入附驥，但不必為發起人。」

次日，籌安會發通知請嚴復參加發起人會議，嚴稱病未去，當晚，楊度又來專函說：「昨日所說，實承極峰之旨，辭恐不便。發起人事，明日將登報，已代署尊名，不及徵求同意，請諒之。」這樣，嚴復便不知不覺上了賊船。他對籌安會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，既不否認列名，也不參加其活動。

當時，許多舊友新知，聽說嚴復名列籌安會發起人，都紛紛前來規勸。馬相伯對嚴復說：「又陵，像楊哲子、孫少侯那般人，年紀都還輕，他們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；你偌大年紀，何必如此？」他的老友林紆也說：「又陵，你為何要參加籌安會？無論將來袁家成敗如何，都是你的盛名之累呀！」嚴復不以為然的說：「不相干，讓他們去胡

鬧吧！」林紆說：「你要否認列名才好。」嚴說：「不否認也罷。」一天，嚴家的看門人告訴嚴復，說是有武裝警察把守大門了，嚴復也只淡淡地答道：「不必驚慌，讓他們把守大門也罷。」

洪憲垮台以後，到處通緝帝制禍首，林紆又來勸嚴復離家避禍，嚴復不急不忙地說：「不離家也罷。」林紆著急地勸他：「不離京就得坐牢。」嚴說：「老朋友，你莫急，是禍事跑不了，跑得了的不算禍事。我老了，已不惜什麼了，是非終可大白，不妨聽之任之。」

後來，由於嚴復的家人堅決勸他暫避風頭，嚴復才避居天津。事後他在寄友人的信中，談到籌安會的往事時說了「當斷不決，虛與委蛇，名登黑榜，有愧古賢」這十六個字。

## 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填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